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陸日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邰氏也。帝嚳元妃后稷母也。

疏 生民八章首章十旬三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

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黎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後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爲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之事是后稷也姜嫄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嫄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牛祠于郊禩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韁授以弓矢于郊禩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祿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禩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礼○禋音因壇廟人反謫音獨弔衣祿音拂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疏敬同。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祿所止也。

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揖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禩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敏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敏密謹反。疏 延初至后稷○毛以爲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歆許金反介音戒震慎復見賢遍反齊敏側皆反又如字。疏 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旣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禩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禩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履帝而踰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敬祿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天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卽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祿獲福之夙早終人道則生之旣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攝種百穀以利益人卽民爲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見是顯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爲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禩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每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卽心體敏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傳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卽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祀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爲帝嚳之妃帝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譽以字爲號上古實也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蟬以堯與契俱爲譽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

服虔王肅皇南謐等皆以爲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
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者其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
崩之後仍爲舜所牘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譽人則未嘗隔世
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卽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釋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
毛說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
雍諦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
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爲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
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廟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玄讖
辟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譽子稷當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
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
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與堯堯不與譽並處帝位則稷契爲得爲譽子乎若使稷契必譽子如史
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
契爲玄王卽如毛傳史記之說譽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
而云補衲姜嫄之德不可回是依是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庙五帝皆以姜嫄爲世妃則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傳禮敬之于前○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云禋祭也則禋
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爲敬也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註云禋之言禋周人尚昊禋氣之臭聞者也則禋以
禋者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
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表準曰禋者煙氣禋燔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
因禋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於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礼云禋
祀上帝辨其本言禋燔之礼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
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誠以假禋氣之升以達其精故也切以準言爲然鄭
於尙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于此下卽說郊禩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經言
爲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爲去心所不欲卽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子也經言
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禩言焉此祀郊禩也知者以婦入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
祀以求子唯禩爲然故知禋祀是祀禩也旣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礼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
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中之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
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禩之神益祭天而以先禩者配之變禩言禩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
之於時后妃率九嬪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有后也夫人都嬪也世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
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天子內官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
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禩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禩之時乃以醴酒礼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
之於郊禩之庭以神之惠光靈之也旣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韞衣授以弓矢使執於郊禩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
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於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高禩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鴟卵簡狄吞之
而生契後王以爲禩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禩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禩祀名高禩尊也禩猶尊
也吉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由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禩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于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
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禩之人異於常郊故也
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禩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禩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鴟卵生契後王有爲嘉祥
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註王權有此問焦喬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禩氏祿除之祀位在南
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城簡吞鴟有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禩毛
傳亦云郊禩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礼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禩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沖弟子爲

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裸配之謂之郊裸至高辛之世以有吞臥之事以爲裸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裸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裸故此箇從唐爲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爲裸宮嘉祥而立其祀謂立裸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註耳然禮註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臥耶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箇克能至之禮○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祿福也孫炎曰祿除之福周語云祿除其心女巫云祿除鬻治左傳祿社羣鼓檀弓云巫先祿祓皆祿除凶惡義取祿去故云弗之言祿也禋祀上帝於郊裸祿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祿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祿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祿故運日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乃封之於邰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履踐至利民○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臥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摵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摵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迹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卽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姬御是也踐迹者直謂蹠後行耳非足以足蹠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祀天之事者敬而神食氣謂之敬故以祿謂之也介大釋詁文祿祭而神靈之也也于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肅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邑姜方震大叔良元年左傳日后緝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旱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旱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爲謬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年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旱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卽有子故繼祈爲旱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身爲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箇帝上帝至后稷○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蘿稷生感思昌契掘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城簡吞之生莘稷商苗契之卵生稷史記周本紀云姜嫄生出野見巨人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晉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閼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她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卽蒼帝靈威仰也長樂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爲摵指故引用之云敏摵也孫炎曰摵迹大指處釋詁交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弃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矣故知禹臣堯而舉之堯典注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高問此箇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史記譽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既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居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之義答曰卽姜嫄誠帝嘗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散散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散散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誕彌厥月先生加達謹大彌終產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箇不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箇易傳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加達

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

反註同說文云小羊也

沈云毛如字易以政反下同

不折不副無菑無害

言易也凡人在母則病生則折副留害其母

橫逆人道

○拆効宅反副字遍反說文云分也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東也。築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曰。七言有三。二易言可。乃一忌也。心猶不安之。又曰。七言有三。二易言可。乃一忌也。

字林云判也匹亦反蓄音炎註同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鑑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不妄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也誣獮至生子王以爲上言得福者其生之易言可美矣姜嫄之孕后稷終默然以生子懼時人不信也正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予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折割不副製其母故其母無殃災無患者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神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爲禋祀所安也由爲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感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肩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肩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居處默然不以生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以棄之也○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詁文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爲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後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達羊至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笄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踰巨人迹而孕者及笄而生子則生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擇易生所以爲美者以凡常之人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擇易生所以爲美者以凡常之人也母腹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后之罹之生能無坼瘡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母所逼皆裂也災記曰爲天子削瓜者掘之是窟爲裂也坼瘡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閼宮云無災無害猶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被鑑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爲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瀆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爲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其難困亦大賢剖而出則坼瘡災害不爲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也愚不由此母生之難易人情皆欲生也易不欲其難因困也稷之剖生由言之以爲美耳晉語曰大任震文王不變少孺於家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鑑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傳赫羅至康也○正義曰以赫是明貌故爲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爲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弃之此經四句文在此既生之後弃之上則是說其弃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迹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旣見如此徵驗知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嫄自知之者乃其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爲生天之肩故不安不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祿奸淫而有此肩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妄安欲望眾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眾人知之也異義詩齊營蘿春秋公羊說聖人皆有父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而生九族即堯母廩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祀謂云唐五廟知不惑天而生玄之見也論也諸言之於經文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惑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問孔子主祀是聖人感之也劉媪是漢太上皇之戚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問孔子主祀是聖人感之也劉媪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平是則然矣又何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諸言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乳生契卽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譽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勢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朴

雖則吞飢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譽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絳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擎轎最長次堯次妃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嘗崩輦卽位而崩帝堯卽位帝嘗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腹子也雖爲天所安然寧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而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譽聖主美賢妃生子未必皆賢帝嘗崩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嘗而有身審是帝嘗之子凡王室賢妃生子未必皆賢帝嘗崩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嘗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水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過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譽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嘗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嘗崩姜嫄尙未知有身帝嘗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部繁縝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書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處處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佐襄叔之生由於之龜之坼巨迹之惑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嘗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甚寒水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徵也只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譽崩之月而當疑爲奸非夫有識者所能言也鄭說爲長羣賢以鄭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的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卽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以棄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其因部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爲堯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爲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曉其聖父之嗚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自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翼音孤泣○誕寘至呱矣○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聲也尚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诞寘之隘巷牛羊脯字之

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堯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真之政反下同隘於解反巷戶降反符非反避也

诞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人者理也置之平林○

诞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人而收取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於是知有天后稷呱呱然而泣○呱音孤泣○

诞寘至呱矣

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弃此后稷置之於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后稷置之於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使人收取之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復取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使人收取之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棄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覆之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愛至天下○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謂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嘗若不順天意以顯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

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隨甚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傳大鳥至藉之○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瓦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水月故得乘之水也

實覃實訏成聲載

路誕實匍克岐克嶷以就口食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跂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巍巍然有所識別也以此

至于能就食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計況于反匍音滿又音符本亦作扶匍反或如字則被列反

蕡之荏菽荏菽旆旆

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跂其亘反嶷魚極反說文作𡇗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則被列反

克

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數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跂然又能貌有所識巍巍然

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蓀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施拂然長大種不則使有行列其苗則巍巍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眾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

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跂嶷也○鄭唯實覃實計爲異言適跌田節反唪布孔反徐又薄孔反長如字又張丈反

克

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數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跂然又能貌有所識巍巍然

使有行列其苗則巍巍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眾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

於後果爲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跂嶷也○鄭唯實覃實計爲異言適

始能生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許音呼同○傳覃長至嶷聲○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引是漸長之義故爲長也許大

克

釋詁文以跛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跛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跛後嶷○蹉

言張口嗚呼卽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旣坐而後弄口皓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跂嶷皆爲事之次也

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覃實計爲厥聲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爲克岐克嶷而設敗實之爲義不指覃實計匍匐之體故云

實之言適也適覃計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跂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爲適又以上言呱矣謂

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計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許謂張口嗚呼儀礼註云禪

之言蕩蕩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許音呼字又從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

大釋詁文以跛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跛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跛後嶷○蹉

言所知在於心神故云跂嶷然意所智識始發於耳目故云跂嶷爲其貌故重言者以載之之文爲下據目於荏菽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

克

口自取食矣○傳莊箋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炎日大豆也此箋亦以爲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

皆云今以爲胡豆矣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葵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事也案爾雅戎菽皆爲大豆註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菽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穀不應

爲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旣也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穀梁至天性○正義曰腐者種木之名可爲種

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莊箋重言者以載之之文爲下據目於荏菽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

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其行相當因不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施拂然巍巍然

也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盛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興五穀異苗以其薹長故不爲葉茂而以唪唪

爲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旣也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穀梁至天性○正義曰腐者種木之名可爲種

通稱故云執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卽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

也言其天性善於後果爲兒時其遊戲爲麻美矣此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

相地之宜庭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

之舉棄爲農師天宜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

弗厭豐草種

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穎實栗

弗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

穎也栗其實栗果然部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部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

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箋○弗音拂轉詩作拂拂弗也種支勇反注種雜種種生不雜下嘉

種并注並同裏余秀反穎管并反穗也尚書云唐叔得天異畝同穎是也邰地來反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

祀后稷至家室○毛以爲既言后稷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稷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

也相助之道言之必好似乎有神助故可美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

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穀無缺之理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密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雍腫而肥大實襄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初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

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粟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字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室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難成功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

土唯此爲異其文勢則同○篆大矣至之力○正義曰下言有邰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爲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弗治至天命○正義曰弗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而而言

種黃則黃色是穀也穀之黃色者委穀耳穀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委穀爲民食之美故舉以爲言其實謂種之穀皆種之閑官言穠解菽百穀是所殖黃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下總

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總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莖畝種無不生過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

易稱繫子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爲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也衰者不長之貌

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種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衰亦盡長秀穎好栗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

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爲不實故以秀爲不榮其實委穀皆先榮後實出車云委穀註

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禾不木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三百里納銖二千里納桔註云銖斷去臺也桔又云穎謂之穎序云唐叔得穎是后稷之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穎而

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要是穎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栗栗然恒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

正言之書

三

四

是故恒之廢也是任是貞以歸肇祀恒偏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體之故則偏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恒古**鄭反本又作宜禩戶反任疏誕降至肇祀禾以爲上旣言禩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大矣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后稷善能於稼穡是黑黍二米之秬維是赤苗之糜維是白苗之芑也后稷既得此善種乃偏種之音王注同聲者北偏音遍下同

卷之五

車
車

勅書詩集

車
車

烽車反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

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葬

蕭台馨香也羝羊也輶道祭也傳火日燔貫之加于火日烈鑿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櫻醍爲郊祀之酒及其半則諷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薰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口差焉自此而往郊○祗都祇反字亦作旡較蒲末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爲壇而祭爲輶字林同父未反燔音煩後皆同蒞音利又音類芟反所衡反猶息澆反奠徒旋反熟如悅反馨呼丁反傳音附貫古亂反諭須反興來歲繼往歲也鑑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輶而祀天者將厥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祈穀于上帝以興嗣歲之事可美大矣我后饗之祀天其祀如何先以正命

新編
中華書局影印

以先崩之物。齊敬猶轉而祿。帝乃擇元田。斂穀升止。帝

讀那至巔巔毛以爲上言無稽廢此言將變

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杵之或使人蹶搗其穀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勸疾也既蹂春得米乃浸之於盆漙而釋之其聲淒淒然言趨疾又炊之於甑爨而蒸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既蒸熟乃以爲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祀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即豫備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即

於輶上秋官夫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轍之明此用瓶亦伏體較上故言體也大
人伏用犬牲此用瓶者蓋天子諸侯禋祀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臘相變也更燔烈其內爲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瓶亦肉爲之也以七祀皆有尸明脯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爲尸羞也此後燔爲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較祭亦有尸依聘礼卿大夫較祭用酒脯祭無尸矣邵之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薄興來歲繼往歲○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音繼續之言故知爲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未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都天未至定用何月要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故堯典云二年仲冬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縉是堯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爲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氏意微與毛必異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日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必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爲祈穀故也神器日祭祀也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爲己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蕡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豆者豆登者其馨香始上升帝帝則安而散亨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卯五郎反盛音攷注同其香一本作馨亶都但反莊莊反醞也后稷奉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咸得其所也海上時掌反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迄許乞反至于今○毛以爲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菹醢大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蕡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升帝則安而散亨之既爲上帝所散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平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爲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眾命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元盛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頃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頁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且經唯言盛於豆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醜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醜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治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治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不以賚故以瓦器盛之醜曾誠至器質○正義曰賣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属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如特牲曰歸土是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升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正義曰國而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釋詁文上傳鑿爲始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升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正義曰故爲冀幸之義此既爲上帝所散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爲衆后稷爲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下言之

卷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毛詩大雅

鄭氏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祚焉

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

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不利方反方言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苟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耆音苟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尙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心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

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耆以祀蒸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祚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也卽言周家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内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周家以廣之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以成其福祚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

○箋九族至受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耆凍梨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曰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奇面凍梨色以浮垢也方言云燕俊北鄙謂耆爲黎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内外小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厚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蹠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憂之

況於人乎○敦徒端反往同泥乃礼反注同張揖作范范云草盛也爲此于僞反注內爲設同

之至見敦然道傍之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蹠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藥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生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

是葉之初生泥泥○葦體成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未至之辟葉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戚戚兄弟莫遠貞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

之耳

戚戚兄弟莫遠貞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敦彼至泥泥○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違席而已老子加之以几○筵以然反

疏近王俱也而揖之與燕者於時王實悅鉢設促或曰席也鋪陳也曰延席直東反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敦戚至几者○正義曰敦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

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詁文○箋莫無至以几○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日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通卿面南北上

邇大夫北面少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考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反釋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

肆筵至奠饌○毛以爲乘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爲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踖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客主人主客又洗爵酳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酢才洛龍反下同斂子六反踧子亦反

反醜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

正

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踖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

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玆射禮至擇之○正義曰射禮指三挾一個大射禮然也指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挾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

今言挾四銀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指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鑑云祈告也

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旣序賓矣有醕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可也○醕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美德口反徐又音主三尺所謂大斗長之柄也

曾孫至黃耇○毛以爲賓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爲主人矣其爲主人酒醴醇音淳正義

維醕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耇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耇將養之也○傳曾孫至祈福○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爲成王也醕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祀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二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爲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爲韜也○鑑祈告至

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皆能兢兢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

之事故鑑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鑑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然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卽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旣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耇之上未告

黃耇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

致仕者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惟所欲引此者證祈爲告義言養老之祀亦當豫告老人矣

黃耇台背以刃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鑑云台之吉也鑑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

及其实也以祉引之以祉翼之在前日翼○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吉也鑑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

湯來反徐又音爾壽也鮑湯來反魚名一音夷○台

放也黃者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鮑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

此之由其尊耆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大的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耇鮑背之老人旣告

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正義

日釋詁云鮑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冷瘠背若鮑魚也爾雅作鮑以其似鮑魚而此經作台故鑑申之云

台之言鮑也大老則背有鮑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九日鮑背背有鮑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鑑

在前至日翼○正義曰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

傍扶持之以此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爲始告此章爲正養○傳祺吉○正義曰釋吉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成王祭宗廟旅禡下偏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酌焉乃見十倫之義在意云

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故此行下孟反第四章以下注皆同

徧音遍下同既醉入章章四句至行焉○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

見賢遍反

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狀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選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

公卿以下擇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

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

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德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

太平者此與維天子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鑑成王至飽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

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敬讓下偏於羣臣至於無筭爵留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畱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末乃至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饑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鬼神之道焉見父母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秩焉見爵賞之施焉夫婦之別焉見十倫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神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爲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五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賜羣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貢於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未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入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羣禪古闔寺君在上而事天是上下十道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然若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事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元卒以酒既飽以德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以示世之太平耳食醉以酒既飽以德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
施式反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今助景大也成王女充既醉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以酒矣及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文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者謂之成王德能如此當有万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既有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祿終其事盡祿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解爲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祿解酒故云祿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處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万年連文六章七章万年之下以祈膺景命接之故知君子万年宜斥成王也六章万年之下云永錫祚膺卽乘之云天祐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万年之其文與上相似亦大也故云天祐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祐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者洪範云五福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德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万年是爲壽也天祐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凡卒以酒爾殺既將將行也箋云爾女必殺謂牲體也成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明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者莫重於祭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王能善也○傳既醉至昭明○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殺牲言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承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箋殺謂至行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箋云昭明至嘉告○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未有極已○傳既醉尺微反鑿古雅反○正義曰既醉尺微反鑿古雅反○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傳既醉尺微反鑿古雅反○正義曰既醉尺微反鑿古雅反○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善於祭也○傳既醉尺微反鑿古雅反○正義曰既醉尺微反鑿古雅反○毛以爲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終於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爲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享祀○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光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爲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叔則是始終相對

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祀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祀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筮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說人之事宜爲相亞故以有爲又令善釋詁文天既晦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廟令終遺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倣始至諸侯○正義曰倣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晉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廬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非諸侯爲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箋猶至公君○正義曰箋至公君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乃諸侯爲說者爲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祇受之於天非言王者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倣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倣爲厚釋詁文倣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倣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旣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韻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韻辭也傳言以卿爲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爲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者於其尸主也謂之異姓婦也尸配偶者必從夫婦共尸唯此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亂曰爲人子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母者然則虞時男女別尸既死則夫婦不可尸又用適而無父母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其告維何邊豆靜嘉恒豆之俎水草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羹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月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邊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喪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月其告至威儀○正義曰案乘上公其告至威儀也其告又問而說之言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孝子之所祭邊豆之物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絜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恒直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也言成王報之也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鳧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麌糜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蕷與魚謂饌食之豆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箋公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苦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邊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冢家之蠹其肩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肩之事文襄雖與此異俱傳而猶自說故同言維何也○箋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諭祭事而謂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君子之行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匱求位反道晉導施以政反正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